

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 ① 課程講義



【96年12月19日擬】

【門閥名士的時代---西晉】

一、西晉政治何以混亂不已？

1、西晉是怎樣立國的？

2、惠帝是怎樣的一個皇帝？賈后是怎樣一個皇后？

賈充將之鎮，公卿餞於夕陽亭。充私問計於荀勗，勗曰：「公為宰相，乃為一夫所制，不亦鄙乎！然是行也，辭之實難，獨有結婚太子，可不辭而自留矣。」充曰：「然則孰可寄懷？」勗曰：「勗請言之。」因謂馮統曰：「賈公遠出，吾等失勢；太子婚尚未定，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！」統亦然之。初，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，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，使后說帝求納其女。帝曰：「衛公女有五可，賈公女有五不可；衛氏種賢而多子，美而長、白；賈氏種妒而少子，醜而短、黑。」后固以為請，荀顛、荀勗、馮統皆稱充女絕美，且有才德，帝遂從之。留充復居舊任。（武帝泰始七年，271）

二、平吳，天下統一，反映了怎樣的情勢？

1、羊祜和陸抗的表現，何以是國史上的佳人佳話？

羊祜歸自江陵，務脩德信以懷吳人。每交兵，刻日方戰，不為掩襲之計。將帥有欲進譎計者，輒飲以醇酒，使不得言。祜出軍行吳境，刈穀為糧，皆計所侵，送絹償之。每會眾江、沔遊獵，常止晉地，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，皆送還之。於是吳邊人皆悅服。祜與陸抗對境，使命常通；抗遺祜酒，祜飲之不疑；抗疾，求藥於祜，祜以成藥與之，抗即服之。人多諫抗，抗曰：「豈有酖人羊叔子哉！」抗告其邊戍曰：「彼專為德，我專為暴，是不戰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而已，無求細利。」吳主聞二境交和，以詰抗，抗曰：「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，況大國乎！臣不如此，正是彰其德，於祜無傷也。」（武帝泰始八年，272）

2、晉軍所至，何以可說未遇阻力，得以直入金陵？

吳主聞王渾南下，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，護軍孫震、副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。至牛渚，沈瑩曰：「晉治水軍於蜀久矣……必至於此，宜畜眾力以

待其來，與之一戰，若幸而勝之，江西自清。今渡江與晉大軍戰，不幸而敗，則大事去矣！」悌曰：「吳之將亡，賢愚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至此，眾心駭懼，不可復整。及今渡江，猶可決戰。若其敗喪，同死社稷，無所復恨。……若如子計，恐士眾散盡，坐待敵到，君臣俱降，無一人死難者，不亦辱乎！」（胡注：如悌之言，吳人至此，為計窮矣。然悌之志節，亦可憐也。）…吳兵以次奔潰，將帥不能止。……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，使過迎張悌，悌不肯去，靚自往牽之曰：「存亡自有大數，非卿一人所支，奈何故自取死！」悌垂淚曰：「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！且我為兒童時，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負名賢知顧。今以身徇社稷，復何道邪！」靚再三牽之，不動，乃流淚放去，行百餘步，顧之，已為晉兵殺。（武帝太康元年，280）

王濬樓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氣黯然收。千尋鐵鎖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頭。人世幾回傷往事，山形依舊枕寒流。從今四海為家日，故壘蕭蕭蘆荻秋。（劉禹錫）

3、王濬的爭功不已，反映怎樣的情勢？

三、西晉的風氣，有何值得注意的特點？

1、王愷與石崇的鬥富，這一類的故事，你聽過嗎？

2、他們只是鬥富與放蕩嗎？

當時門第傳統共同理想，所希望於門第中人，上自賢父兄，下至佳子弟，不外兩大要目：一則希望其具有孝友之內行，一則希望其能有經藉文史學業之修養。此兩種希望，並合成為當時其同之家教。前一項之表現為家風；後一項之表現為家學。……當時門第中人所以自高標置以示異於寒門庶姓之幾項重要節目，內之如日常居家之風儀禮法，如對子女德性與學問方面之教養。外之如著作與文藝上之表現，如交際應酬場中之談吐與情趣。當時門第中人憑其悠久之傳統與豐厚之處境，在此諸方面，確亦有使人難以企及處。於是門第遂確然自成一良品。門第中人之生活，亦確然自成一風流。此種風流，則確乎非藉於權位與財富所能襲取而得。（錢穆，〈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〉）

參考閱讀：宗白華，〈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〉

四、「八王之亂」是怎麼一回事？

1、「八王之亂」是因為晉初分封諸的而形成的嗎？

2、楊駿何以不敵賈后？

參考閱讀：唐長孺，〈西晉分封與宗王出鎮〉

駿為政，嚴碎專愎，中外多惡之。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：「公以外戚居伊、霍之任，當以至公、誠信、謙順處之。今宗室強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，內懷猜忌，外

樹私昵，禍至無日矣！」駿不從。……弘訓少府蒯欽，駿之姑子也，數以直言犯駿，他人皆為之懼，欽曰：「楊文長雖闇，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，不過疏我，我得疏，乃可以免；不然，與之俱族矣。」（惠帝永熙元年，290）

3、「八王之亂」何以持續達十六年之久？

五、胡族何以起事？

1、胡族何以大規模入居中原？其處境如何？

2、郭欽、江統均撰有〈徙戎論〉，其主旨為何？

漢、魏以來，羌、胡、鮮卑降者，多處之塞內諸郡。其後因忿恨，殺害長吏，漸為民患。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：「戎狄強獷，歷古為患。魏初民少，西北諸郡，皆為戎居，內及京兆、魏郡、弘農，往往有之。今雖服從，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，胡騎自平陽、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，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馮翊、安定、上郡盡為狄庭矣。宜及平吳之威，謀臣猛將之略，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此萬世之長策也。」（武帝太康元年，280；江統〈徙戎論〉在惠帝元康九年，299）

干寶，〈晉紀總論〉有曰：今晉之興也，其創基立本，固異於先代矣。加以朝寡純德之人，鄉乏不貳之老，風俗淫僻，恥尚失所。學者以莊、老為宗而黜六經，談者以尚虛蕩為辨而賤名檢，行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，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，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。……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，情愿奔於貨欲之塗，選者為人擇官，官者為身擇利，世族貴戚之子弟，陵邁超越，不拘資次。悠悠風塵，皆奔競之士，列官千百，無讓賢之舉。……禮法政刑，於此大壞，「國之將亡，本必先顛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參考閱讀：〈西晉的最後一幕：老師讀通鑑之二〉